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

CSSCI来源集刊

復旦
外 国 语 言 文 学
论 (2019秋季号) 丛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 主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目 录

编 委 会

主 编：卢丽安

副主编：陈 靓

栏目负责：

文学文化：张 冲

语言学：沈 园

翻 译：王建开

本期编辑：

郑梅侠

编委：

曲卫国 孙 建

李 征 汪洪章

季佩英 姜 宏

姜宝有 郑咏滢

高永伟 谈 峥

褚孝泉 熊学亮

蔡基刚 魏育青

语言学

配式分析在句法-语义界面研究中的贡献与挑战…… 张 艳 郭 印(1)

英语不真诚道歉行为的语料库语用学研究

——以“sorry if”句式为例 …………… 竹旭锋(7)

汉语 tough 结构及被动 tough 结构的生成研究…………… 左 涛(14)

文 学

叙事学专栏：主持人 尚必武

当代西方叙事学史论纲 …………… 尚必武(23)

“骄傲”的“火车”

——更兼容的女性主义叙事视角下的无性主义透视 …………… 林玉珍(31)

唐·德里罗创伤小说《人体艺术家》的非自然叙事 …………… 曾燕冰(39)

平行世界的伦理探索

——菲利普·迪克《流吧！我的眼泪》的非自然叙事及其自然化
解读 …………… 郭 雯(45)

外国文学

文化的物质性

——哈代小说中的哥特式建筑 …………… 殷企平 张 琰(52)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生态诗歌与道禅思想 …… 耿纪永 刘 岩(59)

“想象”与“现实”之间：华莱士·史蒂文斯隐喻观的自我

论辩 …………… 王 欣 黄珊云(66)

中世纪英国诗人的北欧之行

——《乔叟在丹麦》述评 …………… 张亚婷(73)

论《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反讽艺术

——驳“反犹太主义”误读 …………… 田 颖(78)

本·琼森《变形的吉卜赛人》中的异位区域书写与不列颠

想象 …………… 王永梅(85)

《帕梅拉》：文学公共领域与道德性 …………… 胡振明(92)

- 斯蒂芬·哈里根《阿拉莫之门》中的历史书写 张健然(99)
- 《曾经》中的“文化间”爱尔兰移民社会 向丁丁(106)
- 《摇摆时光》中作为生命政治形态符码的舞蹈姿态 王捷(113)
- 波西米亚的平等与匿名
——史蒂文森早期的唯美主义思想与实践 高卫泉(119)

翻 译

诗歌翻译,形似而后神似

- 江枫先生学术访谈录 李绍青 江枫(127)

《黑奴吁天录》中的翻译话语与晚清国族话语传播 王卫平(135)

汉英词典新词新义翻译探析

- 一项基于5本词典的实证研究 杜开怀(141)

追寻翻译的多重“声音”和行动者网络

- 以贾平凹小说《高兴》的英译为例 卢静(146)

文学“他国化”翻译策略的运用

- 以晚清域外小说标题翻译为例 李震(153)

配式分析在句法-语义 界面研究中的贡献与挑战^①

张 艳 郭 印
(青岛理工大学)

摘 要:近 15 年来,围绕句法-语义界面的定量研究,欧美语言学界出现了一系列论争。影响较大的配式分析、吸引-依存法、 ΔP 、比值比等研究方法在研究思路和操作方法上各有利弊,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择需选用。其中,配式分析对词项与构式的关联度研究贡献较大,已形成由配词分析、区别性配词分析、共变配词分析组成的系统分析方法。该方法虽然在近年备受争议,但是却为研究者深入探讨跨语言中的句法-语义的规律性现象提供了理论启示和方法借鉴。

Abstract: In the past 15 years, a series of controversies have emerged in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nguistic circles centering on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syntactic-semantic interface.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 (CA), Attraction and Reliance, Delta P and Odds Ratio are among the most influential measurements. Researchers may employ them selectively in accordance with different research purposes. A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measur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exicons and constructions, CA has developed into a systematic analysis umbrella consisting of collexeme analysis, distinctive collexeme analysis and co-varying collexeme analysis. Controversial as it remains, CA has provided both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and methodological reference for cross-lingual studies on syntactic-semantic regularities.

关键词: 句法-语义界面;配式分析;吸引-依存法; ΔP ;比值比

Key Words: syntactic-semantic interface;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 Attraction and Reliance; Delta P; Odds Ratio

一、引言

句法-语义界面研究主要围绕自然语言中语义信息与句法信息的两类关系展开:一类是词汇语义与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句子语义和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就前者展开讨论。20 世纪 70 年代起,研究者(如 Fillmore, 1970; Carter, 1976)逐渐认识到语义(特别是动词语义)与句法之间关系的规律性,揭示了许多有趣的跨语言现象。近 15 年来,句法-语义研究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特征。该领域研究由早期的不重视实证方法,转变为越来越多

的实证主义倾向,很多研究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心理语言学常用的实验数据或者语料库语言学常用的观察数据。尽管如此,对于句法-语义界面的定量研究方法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争论一直不休。本文拟就配式分析法、吸引-依存法、 ΔP 和比值比等为代表的定量分析方法的理论发展及其在句法-语义界面的应用展开分析。

二、代表性定量分析法

1. 配式分析法

受到构式主义(Goldberg, 1995, 2006)的影响,

^①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类型学参照下的作格语义句法互动研究”(项目编号 15BYY007)、2019 年度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项目编号 QDSKL1901183)阶段性成果。

Stefanowitsch 和 Gries 对认知语言学的语料库研究法作了改良,即不再只是利用统计相联测量(association measures)来研究词与词的搭配,而是用来研究词和构式的共现关系。为此,Stefanowitsch 和 Gries(2003)提出了配式分析(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①的方法。配式分析能够较客观地确定构式空槽(slot)对某词项的优选或限制的程度,对于研究词项和句法结构的互动关系尤其适用。

(1) 配式分析的基本思路: 设 L 为配词, C 为构式, 为求 L 和 C 的构式搭配强度, 需要得知 4 个频率:

- ① L 出现在 C 的频率;
- ② L 出现在除 C 外的其他构式的频率;
- ③ 不含 L 配词的 C 的频率;
- ④ 不含 L 配词的除 C 外其他构式的频率。

根据以上数据, 研究者即可考察词项在构式中的表现。Stefanowitsch 和 Gries(2003)对配词 accident 与构式[N waiting to happen]的紧密度作了调查。(见表 1)

表 1 Accident 与构式[N waiting to happen]的紧密度调查

项 目	accident	¬accident	行 计
[N waiting to happen]	14	21	35
¬[N waiting to happen]	8 606	10 197 659	10 206 265
列 计	8 620	10 197 680	10 206 300

Stefanowitsch 和 Gries 认为, 斜体数据从语料库可直接得到, 其他数据通过减法运算得出。因为处理的是具体动词(wait)在小句层面的构式, 所以总构式数可通过语料库标注的动词总数得出。基于以上信息, 费舍尔精确检验(以下称 FYE)得出 P 值为 2.1216E-34, 意味着 accident 与该构式相关度较高。

在随后的一系列研究(Stefanowitsch & Gries, 2003; Gries & Stefanowitsch, 2004a, 2004b; Gries, 2010; Gries, 2015; Yoon & Gries, 2016 等)中, 他们运用并发展了配式分析方法, 针对多种语言做了示范研究。当前, 配式分析已成为由配词分析(collexeme analysis)、区别性配词分析(distinctive collexeme analysis)、共变配词分析(co-varying collexeme analysis)构成的系统分析方法(见图 1), 其中区别性配词分析又分为简单区别性配词分析(simple DCA)和多重区别性配词分析(multiple

DCA), 共变配词分析又分为基于词项(item-based)和基于系统(system-based)的共变配词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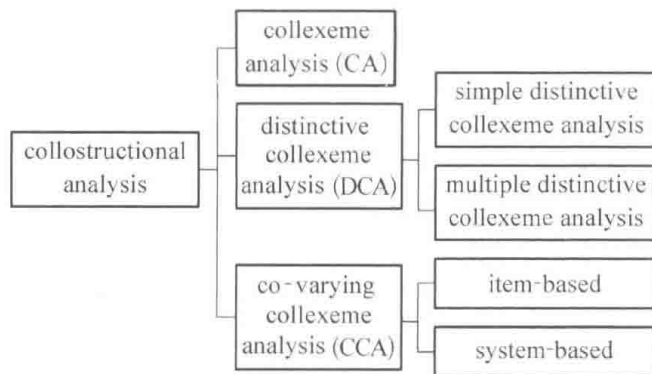


图 1 配式分析方法体系

配式分析为研究词与构式的联系紧密度提供了测量工具, 在句法-语义界面研究方面有着划时代意义。其优势之一是能够计算出动词和句式之间的相吸度, 而先前对于相吸度的处理(特别是致使交替强度)多出于研究者的母语语感判断, 这样的处理往往带有认知偏见, 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其优势之二是对于语料的正态化处理。在此之前的传统搭配分析法对包含搭配词和检索词的构式整体性重视不够, 没有考虑检索词所在语料库的总频率, 所以很多高频搭配词都是功能词, 意义不大。其优势之三是有助于在语料中确认和区分某些用传统搭配法难以操作的构式。比如, 有些难以用具体句法或词汇形态表示的抽象构式(如时、体、气等), 以及有些代表多个构式的构型(如[V-ing]既可表示动名词构式, 也可表示现在分词构式)等。

但是, 该系列方法也存在一些弊端, 最严重的应该是 4 号单元格(即 d 单元格)所需要的数据, 即“不含 L 配词的除 C 外其他构式的频率”。由于构式已经发展为一个相对开放的概念, 按照 Goldberg(2006)的观点, 构式是“学得的形式与语义或话语功能的配对, 包括了语素、词、熟语、部分有词汇填充的短语格式和完全没有词汇填充的短语格式”。这使得要在语料库中得出除了既定构式以外的所有构式的数量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吸引-依存法

吸引-依存法(Attraction and Reliance)由 Schmid 提出(2000: 54—55), 该方法区分了构式对词项的吸引度和词项对构式的依存度, 试图从两个方向解决

^① 配式分析是缩合译法, 又译为“构式搭配分析法”(胡健、张佳易, 2012; 田臻、吴凤明、曹娟, 2015), 和“组配-构式分析”(吕文茜, 2015)等。

问题。吸引度和依存度的计算方法如下:

- (2) ① 吸引度计算: 词项在构式中的出现频次除以该构式在语料库中的出现频次;
 ② 依存度计算: 词项在构式中的出现频次除以词项在语料库中的出现频次;
 ③ 为了将结果转成百分制, 被除数在两除式中均乘以 100。

该方法的优点有三: 其一是不必借用问题较多的 4 号单元格内容来计算吸引度和依存度; 其二是吸引度和依存度是直接的描述性测量, 信息解读得较为清楚; 其三是不需要以语料库数据的随机结构 (stochastic structure) 和随机分布 (random distribution) 为前提假设。

该方法也应用于汉语研究。我们以现代汉语中典型作格动词“改善”^①为例。经过对该词用法的初步观察, 发现无论在及物致使句还是不及物句 (即反致使句) 中, 名词“关系”和“环境”都是能够与“改善”构成搭配的高频词。

- (3) ① 关系改善了。
 ② 他们改善了关系。
 ③ 环境改善了。
 ④ 他们改善了环境。

但是, 对于两者与动词的搭配紧密度, 似乎无法做具体比较。为进一步探求“关系”和“环境”在致使句和反致使句中的依存度, 通过查找“改善”在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 (CCL) 中的运用, 发现该词在语料库中共出现 44 285 条。经过对所有句式逐条分析, 排除不相关句式, 不难得出“改善”在致使句和反致使句中的出现频次, 也就是说, 可以算出依存度。但是, 要统计吸引度所要求的构式频次, 即算出及物致使句和反致使句在 CCL 中的出现频次, 难度较大, 所得结果也难以做到精确。

因此, 为方便操作, 有必要进一步限定范围。此处为说明问题, 我们取舍动词关键词“改善”的前 500 条句例来探讨“改善”致使交替句式中的共有客体 (shared theme)——“关系”和“环境”——在两句式中的吸引度和依存度。经过对例句逐条分析, 再排除歧义句和不相关句式, 得出 268 条致使句和 169 条反致使句, 其中“关系”共出现 85 次, 作为客体出现在致使句 33 次, 出现在反致使句 11 次; “环境”共出现 225 次, 作为客体出现在致使句 53 次, 出现在反致使句 25 次。设致使句为 C1, 反致使句为 C2, 500 例语料库为 Cp, 吸引度为 At, 依存度为 Rl, 得出如下数据 (详见表 2)。

表 2 “改善”的客体与构式吸引度及依存度

	C1	C2	Cp	At.C1	At.C2	Rl.C1	Rl.C2
关系	33	11	85	12.31%	6.51%	38.82%	12.94%
环境	53	25	225	19.78%	14.79%	23.56%	11.11%

统计显示, “关系”对“改善”致使句的吸引度 (12.31%) 比对反致使句高 (6.51%), 低于“环境”对致使句的吸引度, 但是对于“改善”致使句的依存度 (38.82%) 远高于反致使句 (12.94%), 也高于“环境”对致使句的吸引度。

3. ΔP

凡事有利有弊, 吸引-依存法避开了 4 号单元格的问题, 但也无法观察 4 号单元格要求的其他构式中的无关词项数。这一缺陷可以通过 ΔP 得到弥补 (Ellis & Ferreira-Junior, 2009)。毕竟, 在测量构式与词项的双向联系度时, 两种测量方法可以起到相辅相成的效果。从技术的角度说, ΔP 测量某构式吸引某词项的列联概率 (contingent probability) ($\Delta P_{\text{构式} \rightarrow \text{词}}$, 即 $\Delta P_{\text{吸引度}}$), 以及某词项依赖某构式的列联概率 ($\Delta P_{\text{词} \rightarrow \text{构式}}$, 即 $\Delta P_{\text{依存度}}$)。想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超越依存和吸引的范畴, 考虑一下与其他概率相关的附加信息。 $\Delta P_{\text{吸引度}}$ 的计算需 3 步:

- (4) ① 1 号单元格除以 1 号和 3 号之和; ② 2 号单元格除以 2 号和 4 号之和; ③ 第 1 步减去第 2 步。

由此类推, ΔP 依存度的计算也需 3 步:

- (5) ① 1 号单元格除以 1 号与 2 号单元格之和; ② 3 号单元格除以 3 号和 4 号之和; ③ 第 1 步减去第 2 步。

当然, ΔP 测量法的问题与配式分析一样, 都是需要 4 号单元格数据。

4. 比值比

比值比 (Odds Ratio, 简称 OR) 是比较某事件对两个群组的概率的方式。比值比为 1, 意味着事件对两群组的概率相等; 大于 1, 意味着在第一组的概率大于第二组; 小于 1, 意味着出现在第一组的概率小于第二组 (详见表 3)。

表 3 比值比相关数据列表

	X ⁻	X ⁺	
Y ⁻	a	b	a+b
Y ⁺	c	d	c+d
	a+c	b+d	n=a+b+c+d

① 至于对该单词为作格动词的论证, 可参阅曾立英 (2009: 116)。

要理解比值比,首先看每行比值, Y^- 比值是 a/b , Y^+ 比值是 c/d , 比值比(OR)是两个比值的比,即:

$$(6) OR = \frac{a/b}{c/d}, \text{亦可简为 } \frac{ad}{bc}$$

比值比用在词项与构式的研究中,将其他词项和其他构式也纳入考虑范围。比如,我们要寻求“改善”及物致使句的客体“关系”的分布规律,需要 4 组数据:1)“关系”在“改善”及物致使句中的出现频次;2)“关系”在其他句式中的出现频次;3)其他客体词在及物致使句的出现频次;4)其他客体词在其他句式中的出现频次。

不难看出,数据 4) 是最难得出的。变通的办法是缩小数据,比如,我们可以考察不同论元在作格交替句中的表现。假如我们要考察经典作格动词“展开”与不同论元的黏合度,语感告诉我们,“展开工作”“展开合作”与“工作展开”“合作展开”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两者在作格交替句对中有何偏好呢?我们可以考察“展开”在 CCL 中的表现。为说明问题,取前 500 句为例,我们发现:“工作”在致使句出现 14 次,在反致使句出现 16 次;“合作”在致使句出现 11 次,在反致使句出现 5 次(详见表 4)。

表 4 “展开”的客体与构式相关度比值比

	致使句	反致使句	小计
工作	14	16	30
合作	11	5	16
	25	21	46

根据公式,能够算出 OR 约等于 0.40,这说明就作格动词“展开”的论元来说,“合作”一词出现在反致使句的概率约为“工作”一词的 40%,出现在致使句的概率约为“工作”的 2.5 倍。“工作”出现在反致使句的概率约为 53% (16/30),高于“合作”出现在反致使句中 31% 的概率 (5/16)。

Küchenhoff 和 Schmid (2015) 认为,比值比既可以随频次调整,也是双向的,在这方面优于引存法。和 ΔP 一样,比值比可以得出效应量 (effect size) 而不是测量吸引度的 P 值,而且不依赖于数据的随机性特征和随机性假设,这一点也优于费希尔精确检验 (Fisher's exact test)。但是,正如前文所说,与 ΔP 和费希尔精确检验一样,比值比也存在 4 号单元格的问题。

三、挑战与走向

句法-语义界面的诸多定量分析方法,引起

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特别是 2003 年以来,围绕该问题出现了一系列论争。比如,Bybee (2010) 等人首先对配式分析法提出疑问,Gries 在 2010 年布拉格第六届国际构式语法大会上作了反驳,Schmid 和 Küchenhoff (2013) 提出进一步的质疑。Gries (2015) 一一做出答复,而 Küchenhoff 和 Schmid (2015) 再次从多方面发起挑战。这场持续数年的学术争鸣,主要围绕以下 4 点展开。

1. 关于理论基础

批评者认为,难以对配式分析的理论背景假设和认知基础做出评价,因此也很难将其与其他的词汇语法关联度研究方法作比较 (Schmid & Küchenhoff, 2013; Küchenhoff & Schmid, 2015)。Gries (2012) 针对所谓的认知机制讨论缺失的问题,重申配式分析所涉及的条件概率、线索效度 (cue validity) 和信度 (reliability)、联想学习措施 (associative learning measures) 以及固化 (entrenchment) 等均具有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

2. 关于标准化处理

配式分析旗帜鲜明地指出,不应该像传统的搭配分析法那样把语法和词汇视为性质迥异的语言现象,语法包含抽象规则,词汇包含具体词项,而介于其间的语言表达形式往往遭到忽视。语料库研究者不应只重视词项的线性共现倾向,这种只关注形式的语料库语言研究不符合构式语法强调的语言形式配对体的概念,因此配式分析提出将语料库中的整体频率作标准化处理 (normalization)。

Bybee (2010) 认为,配式分析将词项/构式共现在语料库中的整体频率作标准化处理的方法有问题。词项能够在语料库中高频出现,一定不是纯偶然的现象,而是说明词项应该成为构式空槽所要求的词项范畴的核心成员。如果某词项在构式中的出现频率很高,那么我们的认知机制就不会降低其价值,所以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是缺少认知机制的。

对此,Gries 认为,语境信息和语义信息与语言成分用法是相联系的,意味着我们能够从用法的角度推知语义信息。将所观察的词项/构式共现频率作标准化处理不仅是语料库语言学的标准方法,而且能将有价值的频繁共现与无价值的频繁共现分开。如:

- (7) ① V NP do as complement
 ② I never saw myself as a costume designer.
 ③ Politicians regard themselves as being close to actors.

(转引自 Gries, 2010)

在 ICE-GB 中频率最高的是 see, 但配词强度最高的是 regard。对这一现象, 要考虑 3 个因素: 1) see 的一般频率比 regard 高; 2) see 与 regard 能够参与多种构式的构式混杂度 (promiscuity) 不同; 3) regard 动词语义与 as-结构使用目的之间的高匹配度。这样看来, 似乎将 regard 视为 as-结构的原型动词更为合适, 这一点是简单频率分析所不能揭示的 (但是用区别性和共变配词分析可以)。

3. 关于测量工具的争论

Stefanowitsch 和 Gries 对能够用以确定联系紧密度的统计方法——如 t 检验、z 值、MI 值 (Mutual Information Score, 互信息值)、对数似然系数 (log-likelihood coefficient)、FYE 等——做了对比。他们认为这些统计方法各有问题: 其中 z 值和 t 值往往涉及方差齐性检验和正态分布, 这种假设在自然语言中很难证实; MI 值常被用来衡量一词的出现频率所预示的另一词的共现概率, 在调查罕见搭配时, 往往高估联系紧密度和/或低估误差概率; 对数似然系数在显著性检验方面依赖卡方分布, 这在处理系数数据时往往不可靠。而 FYE 由于既没有样本量要求, 也不需做分布假设, 因此受到配式分析使用者的青睐。

对此, 批评者认为, FYE 存在单向性问题, 它测量的是单词与构式的相吸度有多高, 但无法区分词对构式的偏好度和构式与词的偏好度。Gries (2015) 承认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 但同时认为这只是针对 FYE 的批评意见, 并不能动摇配式分析的理论根基。配式分析提供了 5 种不同的配词强度测量手段 <coll. analysis.r>。虽然 FYE 属于默认推荐, 但 G^2 、MI、Logged odds ratio 也是可以用的。如果有必要, 研究者完全可以不采用设计显著性测试的测量手段。

4. 共现表格中 4 号单元格问题

按照配式分析的设计, 此单元格是不含 L 的其他构式数。Bybee 认为, 根据认知构式语法的新界定 (Goldberg, 2006), 小句可能会例示多重构式, 因此目前尚没有办法可以算清语料库中的构式数。如此一来, 4 号单元格的数据就是无效的。

结合我们的研究, 发现 4 号单元格所要求的语料库中所有构式数确实成了句法-语义的量化分析工具必须面对的焦点问题。对此, Gries (2012: 488) 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即先选择一具体层面, 在该层面计算出与研究对象相对应的构式数。比如, 针对论元结构构式作配式分析, 只需统计动词数目, 而没有必要计算语料库中的其他构式。

四、余论

定量分析方法是句法-语义界面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由于构式是形式和语义的配对, 构式语法形义兼顾, 这一理论基础对针对构式语法的定量分析构成了挑战。论争仍在继续, 但是学界思路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多研究者认为 (包括 Küchenhoff & Schmid, 2015) 配式分析和 R 等统计软件对于语言学实证研究具有积极有效的作用。在后续研究中, 我们期待以下 3 方面问题能得到满意解答: 1) 如何处理符合语感但在语料库中并未出现或出现频率过低的句法现象? 如 bake 的双及物用法是英语本族语使用者都能接受的现象, 但是我们在 BYU-BNC 中却查不到 bake 一词的双及物用法。2) 既然没有必要确定语料库中的构式数, 那么, 如何确定构式的具体层面呢? 有哪些具体原则? 3) 如何评价基于不同方面得出的词项与构式的关联指数? 对每种方法得出的数据设定临界值是否更有利于词典编纂、语言教学等实际应用?

参考文献

- [1] Bybee, J. L. *Language, Usage, and Cogni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 Carter, R. *Some Linking Regularities in English* [M]. Paris: Universite de Vincennes, 1976.
- [3] Ellis, N. & F. Ferreira-Junior. "Construction learning as a function of frequency, frequency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3(3) (2009): 370-385.
- [4] Fillmore, C. J. "The grammar of hitting and breaking" [A]. In Jacobs, R. and Rosenbaum, P. (Eds.),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C].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70. 120-133.
- [5]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6]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7] Gries, S. & A. "Stefanowitsch. Extending collocation analysis: A corpus-based perspective on 'alternations'" [J]. *International*

-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9(1) (2004a): 97-129.
- [8] Gries, S. & A. “Stefanowitsch. Co-varying collexemes in the into-causative” [A]. In Michel Achard & Suzanne Kemmer (Eds.). *Language, Culture, and Mind* [C]. Stanford, CA: CSLI, 2004b. 225-236
- [9] Gries, S., B. Hampe & D. Schönefeld. “Converging evidence II: More on the association of verbs and constructions” [A]. In John Newman & Sally Rice (Eds.), *Empirical and Experimental Methods in Cognitive/Functional Research* [C]. Stanford, CA: CSLI, 2010. 59-72.
- [10] Gries, S. “Frequencies, probabilities, and association measures in usage-/exemplar-based linguistics: Some necessary clarifications” [J]. *Studies in Language*. 36(3) (2012): 477-510.
- [11] Gries, S. “More (old and new) misunderstandings of collocation analysis: On Schmid and Küchenhoff 2013”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6 (3) (2015): 505-536.
- [12] Küchenhoff, H. & H. Schmid. “Reply to ‘More misunderstandings of collocation analysis: On Schmid & Küchenhoff’ by Stefan Th. Grie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6 (3) (2015): 537-547.
- [13] Schmid, H. “*English Abstract Nouns as Conceptual Shells: From Corpus to Cognition*” [M].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0.
- [14] Schmid, H. & H. Küchenhoff. “Collocational analysis and other ways of measuring lexicogrammatical attraction: Theoretical premises, practical problems and cognitive underpinning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4, (3) (2013): 531-577.
- [15] Stefanowitsch, A., & S. T. Gries. “Collocations: Investiga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ords and construc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8 (2003): 209-243.
- [16] Yoon, J. & S. Gries (eds.). *Corpus-based Approaches to Construction Grammar*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6.
- [17] 胡健, 张佳易. 认知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的结合: 构式搭配分析法. 《外国语》, 2012(4): 61-69.
- [18] 吕文茜. 基于组配-构式分析法的“把”字句典型构式义研究. 《外语研究》, 2015(5): 22-25.
- [19] 田臻, 吴凤明, 曹娟. 英汉存在构式与动词语义关联的实证对比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6): 826-837.
- [20] 曾立英. 《现代汉语作格现象研究》.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英语不真诚道歉行为的语料库语用学研究

——以“sorry if”句式为例

竹旭锋

(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 言语的(不)真诚性是语言哲学界的传统议题。但是,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言说者的内在心理状态,而对于(不)真诚性的外在话语标记形式却很少涉及。本文以英语中的“sorry if”式话语为具体对象,借助语料库语用学研究方法,通过对BNC语料库中相关话语进行检索与分析来探讨该句式是否为不真诚道歉行为的典型话语标记,并解释其内在原因。研究发现:1) 尽管sorry一词是典型的道歉行为的言外之力指示方式,但使用“sorry if”句式的话语并非全都是道歉行为;2) 在所有道歉话语中,if从句所陈述的是说话人的冒犯行为事实,作为道歉的原因和前提;而if作为一个认识立场标记词,用来表明说话人对该从句命题内容的不确定性。这种认识立场上的不确定性与不真诚性有关,但不能就此认定“sorry if”句式为不真诚道歉行为的绝对话语标记形式,应结合具体的道歉类型及交际语境来确定。

Abstract: (In)sincerity of speech has long been a much-discussed topic i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Yet, most researchers attend to the speakers' inner mental states whereas few empirical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discourse marker of (in)sincerity. Since it is alleged that “sorry if” serves as a typical marker of insincere apologies, this study adopts a corpus pragmatics approach to examine all the utterances of apologies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sorry if” construction in BNC.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although “sorry” is considered as the typical IFIDS of apologies, not all of the utterances with “sorry if” express apologies; 2) in all the apologies, the “if” usually introduces a clause indicating the reasons (the offence) and also functions as an epistemic stance marker, which indicates the speaker's epistemic uncertainty towards this propositional content. This epistemic uncertainty may lead to insincerity. However, we should never take the “sorry if” as the unconditional discourse marker of insincere apologies. The types of apologies and the actual context also need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关键词: (不)真诚性;道歉行为;话语标记;语料库语用学

Key Words: (in)sincerity; apology; discourse marker; corpus pragmatics

一、引言

言语的(不)真诚性向来是语言哲学界(包括语用学)热衷于讨论的话题,属于语言与伦理的交叉界面(例如:Searle, 1969; Ridge, 2006; Eriksson, 2011; Chan, Kahane, 2011; Stokke, 2014; 于秀成、张绍杰, 2010, 2012)。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撒谎行为就是言语不真诚的典型例子。譬如,有人约你明天一起吃饭,但你不想去,于是你可能会说“我明天要加班”,但实际上你并不需要加班。从语言哲学角度来看,

撒谎意味着说话人做出了一个不真诚的断言(Saul, 2012)。核心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判断某一言语(行为)是否真诚。

就这一问题,美国哲学家塞尔(Searle)曾提出过一个非常知名的论断,一度被学界奉为圭臬。他认为,就某个言语行为而言,当说话人的心理状态与其所表达的命题内容一致时,即为真诚;反之,则为不真诚(Searle, 1969)。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说话人是否“心口如一、言如心声”(顾曰国, 2018)。这一颇具哲学意涵的阐释将判断言语行为真诚性的标准直接指向了言说者的心理状态。问题是,说话人的内

意图表达的心理状态。就道歉行为而言,说话人(道歉行为的实施者)必须对其行为表示出懊悔。但是,正如我们在前言中所述,懊悔属于说话人内在的心理状态范畴,听话人无法直接观测得知。因此,这一研究路径实际上仍然延循了语言哲学常用的哲学思辨方法,对于语言形式上是否对此有所表征并未论及。另一方面,对于道歉行为的语言实现形式上的一些研究,虽然罗列出了一些常见的语言形式,但也没有涉及(不)真诚性的问题。以上文提到的艾杰默(1996)为例,尽管注意到了“sorry if”句式的存在,但对其究竟与其他句式(如“sorry that”)有何差别及是否与不真诚性有关等问题并没有继续深入。

三、语料与研究方法

1. 语料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语料均来自英国国家语料库(The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简称 BNC) (<https://corpus.byu.edu/bnc/>)。该语料库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创建,语料来源广泛,包括了口语、小说、杂志、报纸及学术出版等书面语和口语样本,词容量超过1亿,支持直接在线检索以及多种检索软件。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是语料库语用学方法,即借助于语料库来描写真实语境中的语言使用(Romero-Trillo, 2008; 2017; Aijmer, Rühleman, 2015)。这一新兴的研究方法融合了语料库语言学与语用学各自的分析优势,前者主要依赖具体词汇或结构(形式)进行检索与定量分析,而后者更关注意义与功能,精于细致的语境分析。该研究方法给许多传统研究议题带来了新的视角及发现,尤其是在言语行为研究领域,利用言外之力指示方式的词汇化标记进行语料库搜索与分析逐渐成为趋势。同时,针对本研究的情况,为了进一步提高搜索精度和效率,我们采用卢茨基和基欧(Lutzky & Kehoe, 2017a, 2017b)提出的复合搭配分析法(combined collocational analysis),以“sorry if”为节点词组,在 BNC 语料库中检索,获得原始文本结果,之后再结合语境进行分析。

四、分析与讨论

1. 包含“sorry if”的话语: 道歉与非道歉行为

通过在 BNC 语料库中输入“sorry if”复合搭配,一共检索到 154 条结果。对照上文所述的界定道歉

行为的适切性条件,并结合语境分析,我们发现只有 149 例是真正的道歉行为,而其他 5 例虽然使用了“sorry if”结构,但实际上并非道歉行为。相关统计结果如下:

	数量	比例
道歉行为:	149	96.75%
非道歉行为:	5	3.25%
建议行为	1	0.65%
威胁行为	1	0.65%
表达遗憾	3	1.95%
总计	154	100%

在 5 例非道歉行为中,有 1 例属于建议行为(I'm telling you, sir, you'll be **sorry if** you don't take a walk up there.),有 1 例是属于威胁行为(I'll make you **sorry if** you do!).这两例中的 sorry 直接主语都是第二人称 you,而非说话人本身,并非真正的道歉行为。其余 3 例虽然也同属表达类行为,但都只是单纯地表达说话人的一种“遗憾”心理状态(a sorry state)(Lutzky & Koheo, 2017a),而没有以冒犯对方的行为作为前提,因此也不属于道歉行为。

通过对检索结果的初步分析可知,尽管“sorry”是典型的道歉行为的言外之力指示方式,但形式与功能不完全匹配的问题仍然存在。包含“sorry if”结构的话语可以是道歉行为,也可以是其他非道歉行为(如建议、威胁等)。相对而言,道歉行为的比例更高。在筛选这 5 例非道歉行为后,下面将针对余下的 149 例道歉行为的(不)真诚性问题进行分析。

2. 包含“sorry if”的道歉行为: 类型与分布

从句法构成上来看,这些使用“sorry if”结构的道歉话语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主句大都采用 I'm sorry 或 We're sorry 及其省略形式,而 if 所引出的从句内容往往是说话人所实施的冒犯行为或结果。在逻辑关系上,后者是作为道歉的前提。例如,下面例(1)中,说话人因为打扰了对方而进行道歉。

(1) You move on, and thank you, and I'm **sorry if** you've been disturbed.

从句除了用以表述道歉原因(冒犯行为)之外,其时态特征也表征了该冒犯行为与道歉行为在时间上的先后性。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按照艾杰默(Aijmer, 1996)所提出的分类方法进一步将这 149 例道歉行为进行分类。

首先,我们对 if 从句中动词所使用的时态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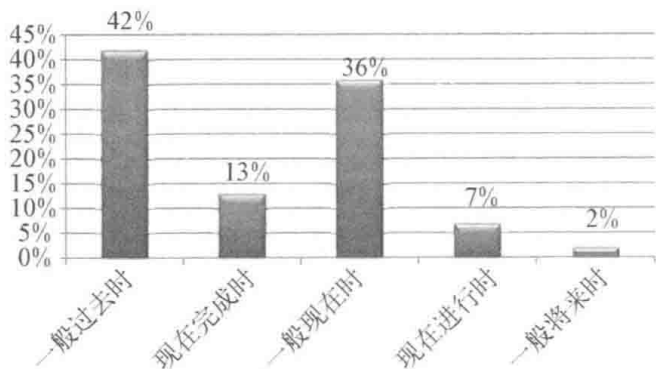


图 1 if 从句动词时态分布^①

从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出,占比最高的前两种时态分别是一般过去时(42%)和一般现在时(36%),其次是现在完成时(13%)、现在进行时(7%),最少的为一般将来时(2%)。

其次,从检索结果来看,主句动词基本上都为一般现在时(或者缺省默认形式)。因而,我们可以结合上述结果将这些道歉话语按照事后道歉、即时道歉和事先道歉进行分类统计,相关结果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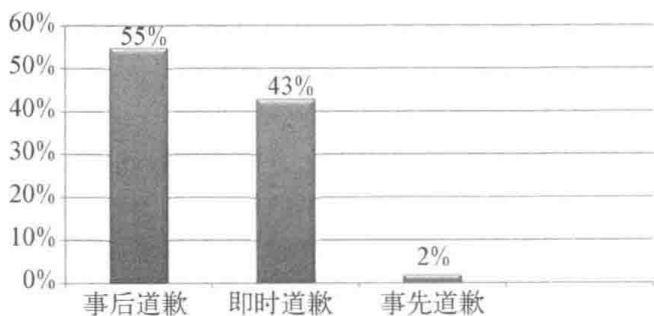


图 2 3 种道歉类型频次分布

具体而言,若从句动词使用了现在完成时和一般过去时,则表明该冒犯行为发生在说话人道歉之前,因此属于事后道歉,占总量的 55%。也就是说,说话人在意识到自己实施了某一行为且给对方造成了冒犯,从而用道歉言语行为来进行补救。部分示例如下:

(2) I'm **sorry if** I've made you unhappy, but I'm not for you.

(3) I'm **sorry if** you've had a wasted journey, Charlie.

(4) **Sorry if** I've kept you waiting.

(5) "I'm **sorry if** I've been a bit below par this evening," she apologized.

(6) I'm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7) **Sorry if** I startled you.

(8) I'm **sorry if** I was offensive.

(9) I'm very **sorry if** people got injured.

当从句动词使用一般现在时和现在进行时,则表明说话人为当前的某一种结果状态或是正在发生的事而道歉,因此可视为即时道歉。而且,我们发现,这一类型的道歉行为具有一个明显特征,即使用一般现在时的动词基本上都为系动词(*be*)或感官类动词(如 *sound*)。例如:

(10) **Sorry if** some of you *are* still a bit cold but I thought the heater had been turned on, but it doesn't seem to be doing anything.

(11) I am **sorry if** I *sound* harsh.

(12) I'm **sorry if** I'm rude, Miss Eyre.

(13) "**Sorry if** I'm late," Harry said as he sat down.

(14) We're **sorry if** you're upset.

(15) I'm **sorry if** you think I'm getting at you, Kathleen. I'm not.

而使用现在进行时则是为了强调动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即时性。这意味着说话人的道歉行为与冒犯行为具有并发性。例如:

(16) So com — wi — th — (pause) but we've agreed. I'm **sorry if** I'm being repetitive and boring and the rest of it but (pause) comment.

(17) I'm **sorry if** I'm disturbing you.

(18) I'm **sorry if** I'm doing anything wrong.

(19) I'm **sorry if** I'm taking up your valuable time, but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20) **Sorry if** I'm blathering... I'm going by what "games" I know of.

从统计结果来看,只有非常少量的从句动词使用了一般将来时,只占 2%。在此情形下,表明说话人进行道歉时,该冒犯行为实际还未发生,因此可归为事先道歉。例如:

(21) I'm **sorry if** this is going to ruin Mr (—)'s weekend.

(22) There are several places which I have no intention of visiting, and I am **sorry if** this will cause some to respond with incredulous rage.

由此可见,使用 "sorry if" 结构的话语用以表示事先道歉的比例相对较少,主要还是事后道歉与即

^① 注:由于 BNC 来源为真实、自然语料,其中有 2 例存在动词缺失的情况,因此不计入在内,它们分别是: "I'm sorry if you (*unclear*) so I'll come in." 和 "Who said drinking dulls the senses? I'm sorry if I —" Jessica smacked his face, quite hard."

时道歉。也就是说,通常说话人实施道歉时,其冒犯行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

3. *if* 的功能、道歉类型与(不)真诚性的内在关系

要回答“sorry if”是否为道歉行为不真诚性的话语标记形式之前,我们必须对 *if* 的功能及其从句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前文中已提到,*if* 从句内容主要陈述道歉的原因(说话人的冒犯行为),同时也表明了该道歉行为的类型。但是,作为一个典型的条件句构式,*if* 的功能不仅仅只是充当条件副词来引出一个具体陈述道歉原因的从句,同时还隐含着说话人对该命题内容的认识立场(Deutschmann, 2003)。费尔默(Fillmore, 1990)认为,认识立场是分析条件句形式与意义时的一个核心参数。在条件句中,认识立场表达了说话人对前件命题的一种心理/认知联结或疏离关系。而且,我们认为,这种认识立场在不同的道歉类型中所表达的具体涵义与(不)真诚性有直接关系。

在事先道歉中,由于 *if* 从句中所陈述的冒犯行为还未实际发生,只是说话人对未来情况的一种预见,存在着客观的概率性问题。这种客观上的可能性导致说话人使用 *if* 来表达对该命题持有的一种不确定态度。例如:

(23) (*Meetings in Strensall Village Hall*)

JH: (*unclear*) the ones that have been asked for. (*unclear*) the discussion we had.

JJ: The figures that erm the nine thousand seven hundred dwellings, related to the housing need generated within the Greater York study area together with appropriate allowance for migration, and that totals nine thousand seven hundred dwellings. It's on the basis of the the parishes within the area that we have defined erm as the Greater York a — Greater York study area.

JK: I think (*unclear*). And I'm sorry if this is going to ruin Mr (—)'s weekend.

HVHPSUNK: (laugh)

JK: It is not going to be helpful to have the panel supplied with the information we asked for in relation to the Greater York area devised from the H B F table of commitments, confined to York City and the greenbelt.

HVHPSUNK: (*unclear*)

JK: I think what we need is commitments

within the area of search.

JP: Er, which month would you like that information? (pause)

JK: Well, the area of search is defined on the...

这是一个会议讨论场景。在该道歉话语(画线句)之前,说话人(JK)试图陈述自己的观点(I think),但又不确定“这个(观点)”(this)是否会给对方造成损害或冒犯(即破坏 X 先生的周末),因此提前进行了道歉。从后续的话语中也可以看出,说话人(JK)不但否定了对方(JP)的行为,即提供了一些“帮助不大的信息”(it is not going to be helpful to...),而且还进一步实施了请求行为(I think what we need is...),而对方(JP)也做出了直接回应(Er, which month would you like that information?). 由此可知,说话人(JK)所实施的道歉其实是在向对方提出请求前的一种缓和措施。而且,此类道歉多为礼节性的。说话人意识到自己将要实施的行为有可能会给对方造成一定的面子威胁,因此先主动表达道歉。这种预见性的事先道歉,是说话人采取的一种积极礼貌策略(Brown & Levinson, 1983),往往都是真诚的。

与事先道歉相比,事后道歉和即时道歉一般都预设了说话人的冒犯行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此时,如果说话人仍然使用 *if* 来表达对从句命题不确定的认识立场,则该道歉有可能为真诚,也有可能不真诚,必须结合语境来分析。

一种情况是,说话人主观上并不想承认冒犯事实或认为该事实在客观上无可避免,由此实施的道歉行为是不真诚的。而且,这类道歉还有一个典型特征,即说话人在道歉话语之后会紧接着用 *but* 转折,引出一个所谓的理由,借以推脱责任。这类不真诚道歉在语料中共有 4 例,请看其中一例(例 24)。

(24) (*Excerpts from Jane Eyre*)

... “I didn't like talking to old ladies and children! Well, young lady, I wanted to be good when I was younger, but life has been a struggle for me, and I've become as hard and tough as a rubber ball. I only have a little goodness left inside.”

He was speaking rather excitedly, and I thought perhaps he had been drinking.

“Miss Eyre, you look puzzled. Tonight I want conversation. It's your turn. Speak.”

I said nothing, but smiled coldly.

“I'm sorry if I'm rude, Miss Eyre. But I'm

twenty years older, and more experienced, than you. Don't you think I have the right to command you?"

"No, sir, not just because you're older and more experienced than me. You would have the right only if you'd made good use of your experience of life."

"I don't accept that, as I've made very bad use of my experience! But will you agree to obey..."

在以上话语片段中,交际一方(男性)说出“Tonight I want conversation. It's your turn. Speak.”(今晚我想谈话,你先开始,说吧。)时,实际上是实施了一个命令行为,而命令对方做事是一种冒犯性、粗鲁的行为,直接威胁到对方的面子。在这一事实下,说话人仍然选择使用 *if* 来表达对“自己粗鲁(行为)”的不确定认识立场,而且之后对自己的冒犯行为也并无悔意,试图通过自己的年龄和经验来给自己的粗鲁寻找合理性(But I'm twenty years older, and more experienced),并继续反问对方来认同自己的命令是合理的(“Don't you think I have the right to command you?”)。可见,该道歉明显不真诚。

另一种情况是,说话人在客观上无法确定该冒犯行为是否存在,或者是否给对方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此时,说话人使用 *if* 也合乎情理,也仍然属于真诚道歉。从语料中可以发现,此类道歉的典型特征是从句中往往出现一些涉及对方情感知觉类的词汇,例如 *upset(s)* (7 例), *rude* (6 例), *hurt* (4 例), *frightened* (3 例), *disturbed* (3 例), *uncomfortable* (2 例), *startle(d)* (3 例), *offended* (2 例), *disappointed* (2 例)等。这类道歉占了绝大部分,共有 140 例。请看其中一例:

(25) (Excerpts from *Destined to Love*)

“Do you want something... tea or coffee?”

“Whatever you're having will be fine. I suppose I may as well have a drink now that I'm here.”

“I'm *sorry if* I woke you up. I tried to be as quiet as possible.” She flicked him a quick glance, then concentrated on lifting two green-patterned mugs from the cupboard and placing them neatly on the marble counter, all too aware that he was watching her every move.

“You didn't wake me. I've been keeping a watch in case we had visitors.”

“Visitors?” That gained her immediate attention and she gave him a shocked look. “Do you think we...”

在以上话语片段中,说话一方(女性)认为可能是自己找杯子时吵醒了对方(男性),因此进行了道歉(I'm sorry if I woke you up. I tried to be as quiet as possible.)。但是,她又不太确定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因果关系,于是通过使用 *if* 一词来表明自己的认识立场。对方(男性)也随即否定了这一猜测,表明该冒犯事实并不存在(You didn't wake me. I've been keeping a watch in case we had visitors.)。由此看来,前者只是做出了一种不确定的猜测,出于礼貌进行了道歉。因此,该道歉仍然是真诚的。

综上所述,*if* 作为一个认识立场标记,表达了说话人对从句命题内容的不确定。在事先道歉中,由于冒犯行为并未发生,不确定符合客观事实,并不会产生不真诚会话含义。但是,在事后道歉和即时道歉中,如果冒犯行为事实已然存在或正在发生,而且比较明显,但说话人仍然使用 *if* 立场标记来表达不确定性,借此推脱责任,这样的道歉则属于不真诚道歉行为。但是,假如说话人由于客观上无法确定该冒犯行为是否存在或给对方造成负面影响,而使用 *if* 来表达这种不确定性,该道歉仍然可以视为是真诚道歉行为。总之,在该类话语中,*if* 的认识立场标记功能与道歉的(不)真诚性有一定关系,但并非绝对的判断标准,必须结合具体的道歉类型与交际语境来确定。

五、结语

本文以英语中使用“*sorry if*”句式的话语是否都为不真诚道歉行为这一问题为切入点,采用语料库语用学方法来对言语(不)真诚性的话语标记问题展开具体研究。通过对 BNC 语料库所有包含“*sorry if*”的话语进行检索与分析之后发现,尽管绝大部分“*sorry if*”式话语都是道歉行为,但也有少量的非道歉行为。在所有的道歉话语中,*if* 从句所表述的是说话人所实施的冒犯行为,也是道歉的前提和原因。而 *if* 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条件从句引导词,同时还是一个认识立场标记词,表达了说话人对从句命题内容的不确定。但是,这种不确定性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不真诚性,必须结合具体的道歉类型以及语境分析才能确定。尤其在事后道歉和即时道歉中,如果在冒犯行为事实对于当事人明确无疑的情况下使用该句式则为不真诚道歉行为;但如果当事人客观

上确实无法确定该冒犯行为是否发生,只是用 if 来表达不确定的认识立场,则仍然可视为真诚道歉行为。

本研究不但丰富了对不真诚道歉行为这一特殊言语现象的研究,而且对于利用语料库语用学这样的实证性研究方法探讨类似言语不真诚性这样的哲学类命题也是一次尝试。

参考文献

- [1] Aijmer, K. *Conversational Routines in English: Convention and Creativity*. London/NY: Longman, 1996.
- [2] Aijmer, K. and C. Rühleman. *Corpus Pragmatics: A Handboo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3]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4] Brown, P. and S. C. Levinson. *Politeness: Universals in Language and Us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5] Chan, T. and G. Kahane. “The trouble with being sincere.”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41/2(2011): 215-234.
- [6] Deutschmann, M. *Apologizing in British English*. Umea: Umea University Press, 2003.
- [7] Eriksson, J. “Straight talk: Conceptions of sincerity in speech.” *Philosophical Studies*, 153(2011): 213-234.
- [8] Fillmore, C. “Epistemic stance and grammatical form in English conditional sentences.” The 26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99.
- [9] Goffman, E.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1.
- [10] Holmes, J. “Apologies in New Zealand English.” *Language in Society*, 19(1990): 155-199.
- [11] Leech, G. 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New York: Longman, 1983.
- [12] Lutzky, U. and A. Kehoe. “Oops, I didn’t meant to be so flippant: A corpus pragmatic analysis of apologies in blog data.” *Journal of Pragmatics*, 116(2017a): 27-36.
- [13] Lutzky, U. and A. Kehoe. “I apologise for my poor blogging: Searching for apologies in the Birmingham Blog Corpus.” *Corpus Pragmatics*, 1(2017b): 37-56.
- [14] Ogiermann, E. *On Apologizing in Negative and Positive Politeness Cultures*. Amsterdam: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 [15] Ridge, M. “Sincerity and expressivism.” *Philosophical Studies*, 131/2(2006): 487-510.
- [16] Romero-Rillo, J. *Pragmatics and Corpus Linguistics: A Mutualistic Entent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8.
- [17] Romero-Trill, J. “Corpus pragmatics.” *Corpus Pragmatics*, 1(2017): 1-2.
- [18] Searle, J. R.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19] Searle, J. R.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20] Stokke, A. “Insincerity.” *Noûs*, 48/3(2014): 496-520.
- [21] 顾曰国.断言、知心与修辞立其诚.《当代修辞学》,2018(4): 1-14.
- [22] 于秀成,张绍杰.汉语非真诚性邀请行为的语用特征——非真诚性言语行为研究之一.《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4): 46-50.
- [23] 于秀成,张绍杰.汉语非真诚邀请语用特征与言语行为适切条件.《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12(6): 88-91.

汉语 tough 结构及被动 tough 结构的生成研究

左 涛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摘 要: 本文首先总结当前文献对英语 tough 结构句法生成的研究,英语“容易”类形容词的论元结构研究,以及学者们对类似英语 tough 结构的汉语对应结构(汉语 tough 结构)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论证类似英语 tough 结构的汉语对应结构(汉语 tough 结构)。例如,“这匹马很难驯服”,存在话题化,即“容易”类形容词后动词的补语被移位到句首的话题位置,而主句主语由空主语 pro 充当。本文认为汉语“容易”类形容词是提升谓词,因此 pro 由形容词后提升至主句主语位置。另外,本文提出汉语被动 tough 结构的句首成分是由形容词后提升至主句主语位置。

Abstract: Chinese *tough* constructions have drawn linguists' attention because of their unique syntactic properties. Traditional grammarians and generative linguists study them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y disagree with each other on the grammatical category of words like *rongyi* (easy) and *nan* (difficult)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s, on the syntactic position the sentence-initial constituent occupies, on the thematic relation between this constituent and the main predicate, etc. Adopting minimalist method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rive Chinese *tough* constructions and the passive *tough* construc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lexical argument structure of Chinese *tough*-type adjectives. In this analysis, the sentence-initial constituent of both types of constructions is argued to bear no thematic relation with Chinese *tough*-type adjectives and to have undergone movement. Chinese *tough*-type adjectives are analyzed as raising predicates which take a non-finite TP complement, the subject of which must be raised to the matrix subject position to delete the EPP feature on the matrix T. However, the sentence-initial constituent of Chinese *tough* constructions is argued to have been topicalized so that it occupies a topic position rather than the matrix subject position, which is occupied by a null subject, while the sentence-initial constituent of Chinese passive *tough* constructions is argued to have been raised from the subject of the embedded non-finite TP to the matrix subject position.

关键词: 汉语 tough 结构;汉语被动 tough 结构;提升谓词;话题;空主语

Key Words: Chinese *tough* constructions; Chinese passive *tough* constructions; raising predicate; topic; null subject

一、引言

英语 tough 结构(tough construction)因其结构中可出现 tough 等表示难易的形容词而得名。从描述角度讲,tough 结构必须包括类似 tough 一类形容词;从句法角度而言,tough 结构体现主句主语与不定式子句的动词之间的逻辑受事关系。例如:

- [1] a. The problem is tough to solve.
这个问题 是难的 解决。
(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 b. John is easy to please.
约翰 是容易的 讨好。
(讨好约翰是容易的。)
- c. The door is difficult to open.
这个门 是难的 打开。
(这个门是很难打开的。)